

4



福楼拜文集

〔法〕福楼拜 著 艾珉 主编

三故事
布瓦尔和佩库歇

刘益庚 译
刘方 译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作者像

目 次

三故事 刘益庚 译 (1)

布瓦尔和佩库歇 刘 方 译 (103)

三 故 事

刘益庾 译

ŒUVRES de Flaubert

Trois Contes

1)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
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

目 次

淳朴的心	(5)
圣朱利安传奇	(38)
希罗迪娅	(65)

淳朴的心



提起欧班夫人的女仆费莉西泰，主教桥的太太们眼红了整整半个世纪。

她每年工钱一百法郎，既管下厨做饭、收拾房间，又管缝补和洗熨衣服，还会套马、饲养家禽、炼制奶油，对女主人更是一贯的忠心耿耿；而这位夫人却不是个脾气随和的人。

夫人早年嫁给一位没有产业的美男子，可惜早在一八〇九年初，他就丢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和一身债务，与世长辞了。她只好卖掉她的不动产，仅留下杜克和杰福斯的两处田庄。这两处田庄一年的收入最多不过五千法郎，所以她离开圣梅兰的住宅，搬到一所开支较小的房子里居住，这所房子是她祖上传下来的，坐落在菜市场后面。

房顶上盖着青石瓦片，一边是一条小巷，另一边是一条通向河边的小路。房子内部，地面高低不平，走路时一不小心，就会摔倒。一间狭窄的过厅将厨房和“正房”隔开。欧班夫人整天待在这正房里，坐在窗前一张麦秸面的靠椅上。八把红木椅子，沿着白漆的护壁板，摆成一排。晴雨表下方的一架旧钢琴上，匣子、纸盒，堆得像一座金字塔。壁炉是路易十五式的，用黄色的大理石砌成，两旁各有一把缎子面的安乐椅。一只座钟放在炉顶中央，像一座维斯塔^①的神庙。房间里有

^① 维斯塔，古罗马的灶神，女性，其神庙的形状像一座圆亭。

一点霉味,因为地板比花园低。

二楼的第一间屋子是夫人的卧室,这房间颇为高大,墙上裱着印有素色花朵的糊壁纸,挂着“麝香公子”^①装束的老爷的遗像。卧室通向另一间较小的房间,那里放着两张不铺垫子的小人床。靠里的一间是客厅。这客厅长年关着不用,里面堆满了蒙着布罩的家具。再往里,一条过道通向书房;书橱里摆着一些书籍和废纸,从三面围着一张黑色的大书桌。两边的护壁板上,挂着好些钢笔画、水粉风景画和奥德朗^②的版画,使人想起往年的好光景和消逝了的奢华。三楼,一扇天窗照亮了费莉西泰的卧室。从那里,可以看到一片牧场。

费莉西泰天蒙蒙亮就起床,怕误了弥撒。接着,她手脚不停地忙到天黑。吃过晚饭,她收好碗碟,关紧大门,往炉灰里添过木柴,就在炉膛前面打瞌睡,手里还拿着一串念珠。买东西时,她那股讨价还价的犟劲,没人能比。要说干净,那些亮铮铮的锅子,能把别人家的女仆活活气死。她生活节俭,吃饭时细嚼慢咽,还用手指把桌上的面包屑沾食干净。那面包是专为她烤的,每个重十二磅,够她吃二十天。

一年四季,她总是披着一块印花布方巾,用一个别针扣在背后;她戴一顶遮没头发的软帽,穿一双灰色的袜子,系一条红色的裙子,再在上衣外面加上一条长围裙,像医院里的女护士那样。

她的脸庞瘦削,嗓音很尖。她二十五岁时,看上去足有四十。她一到五十,旁人就根本无法猜测她的年龄了。她沉默寡言,身子挺得笔直,一举一动有板有眼,就像一个木雕的女人,由某种机械支配着她的行动。

① 麝香公子,法国一七九四年“热月政变”前后的年轻保王派,他们大都身穿灰色的燕尾服和紧腿裤,系绿领带,身上还带着麝香,故名麝香公子。

② 奥德朗,法国著名的版画世家,最有名的是钱拉·奥德朗(1640—1703),他擅长刻制法国名画家普桑、勒布伦等人的作品。

二

她像别的女人一样，有过一段恋爱史。

她父亲是泥水匠，从脚手架上跌下来摔死了。母亲也相继去世，几个姐姐各自谋生去了。一个佃农收留了她，虽然她年纪还小，也要叫她到田野里去放牛。她披着破衣烂衫，冻得直哆嗦；她趴在地上喝水潭里的水，平白无故就挨打，最后被冤枉偷了三十个苏，给赶了出去。她跑到另一个田庄，在那里饲养家禽。东家挺喜欢她，所以伙伴们忌妒她。

八月里，有一天晚上（她那时已经十八岁了），他们拉她去考勒镇去参加晚会。那刺耳的提琴声，树丛里的彩灯，花花绿绿的衣衫，金色的十字架，各式各样的花边，还有那跳跳蹦蹦的人群，马上弄得她晕头转向，手足无措。她怯生生地闪在一旁观看。一个模样很有钱的年轻人两肘靠在一辆小车的车辕上抽着烟斗。他过来邀她跳舞，请她喝苹果酒，喝咖啡，吃点心，还送给她一条丝绸头巾。他以为对方领会了自己的意思，献殷勤送她回家。走到一块荞麦地边，他粗鲁地把她按倒在地上。费莉西泰一害怕，叫了起来。他只好走开。

另一天晚上，她在去博蒙镇的路上遇到一辆大车。大车装满了干草，慢悠悠地在前面走着。她想赶到头里去；在挨着车轮走过时，她认出，赶车的就是戴奥多。

他若无其事地和她攀谈，说那天的事一定得请她原谅，“毛病就出在多喝了几杯。”

她不知道怎样回答，直想逃开。

戴奥多马上换了话题，谈起了年成和镇上的头面人物。他还说，他们成了邻居了，因为他父亲已经离开了考勒镇，搬到艾考的田庄里来了。她脱口“啊！”了一声。他说，家里人希望他早点成亲。可是，他并不着急，一定要娶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。费莉西泰低下了头。于

是，他问她想不想嫁人。她微笑着回答说，取笑别人是不应该的。“不，我对你起誓！”说着，他伸出左手，搂住了她的腰；她就让他紧紧地搂着往前走；他们的脚步也放慢了。风软绵绵的，星星亮闪闪的。满满一车干草在他们前面悠来晃去；四匹辕马拖着慢步，带起一片尘土。走了一会儿，它们径自朝右面拐了弯。戴奥多吻了她一下。费莉西泰在夜色中跑开了。

下一个星期，戴奥多和她约会了几次。

他们躲在院子尽头靠墙的一株树下相会。她并不像小姐们那样天真。牲口早就教会她了，可是，理智和保持节操的本能使她免于失身。她这样推推阻阻，越发煽起了戴奥多的爱火。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也可能是出于天真的想法，表示要娶她做妻子。她将信将疑，他则赌咒发誓。

过后不久，他谈起一件不如意的事来：去年，他父亲给他买了一个壮丁，但是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他可能还要被征召去的；他想起当兵就害怕。可是费莉西泰认为，这种懦怯的心理恰恰证明了他对她的爱情，所以也就加倍地爱他。她经常在夜里溜出来，和他幽会，戴奥多一会儿发愁，一会儿央求，把她折磨个够。

后来，他说要亲自去省长官邸打听消息，并约她在下个星期日半夜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，听他的回音。

约会的时间到了，她跑着去会她的情人。

她见到的是戴奥多的一个朋友。

那人告诉她，戴奥多不能再和她见面了。他为了逃避征召，已经和杜克的一位有钱的老寡妇勒胡赛太太结了婚。

这简直是晴天霹雳。她扑倒在地上，呼天抢地，号啕大哭，然后，独自一个人在田野里抽泣到天明。她返回田庄，表示不打算再做下去了；到了月底，她领了工钱，把自己的东西包在一块头巾里，来到主教桥。

她走到客店前，向一位戴寡妇帽子的太太打听。这位太太正要雇

一个女厨子。姑娘虽然没有什么本领,但看起来态度诚恳,而且要求也不高,所以欧班夫人最后说:

“好吧,我用你啦!”

过了片刻,费莉西泰就在她家安置下了。

女主人很讲究“家风”,而且嘴里老是念叨着“老爷”,使人感到他无处不在。所以,费莉西泰初来时老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七岁的保尔,刚满四岁的维尔吉妮,在她眼里都是用珍贵的材料捏成的;她常常像马一样把他们驮在背上。可是,欧班夫人不许她过多地吻两个孩子。她觉得很受委屈。不过这里的环境安适,她也就渐渐地消除了忧闷。

每逢星期四,几位常客照例要来玩几局波士顿牌。费莉西泰事先给客人们准备纸牌和脚炉。客人们八点整上门,快敲十一点的时候告辞。

每星期一的早晨,住在林荫小道旁的旧货商就地摆开他的破铜烂铁。不一会儿,镇上充满了嘈杂的人声,其中还夹杂着马嘶、羊咩、猪哼和吱吱嘎嘎刺耳的车轮声。临近正午,赶集进入高潮。这时,总有一位老农跨进门槛。这老农身材高大,脑后歪戴着一顶鸭舌帽。他是杰福斯的佃户罗勃兰。不一会儿,杜克的佃户里埃巴也来了。他是个红头发的小矮子,胖得圆滚滚的,穿着一件灰上衣,皮裹腿上绑着马刺。

他俩是给东家送母鸡或奶酪来的。这时,不管他们要什么花招,每次都要被费莉西泰戳穿。他们临走时,总是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有时候,欧班夫人要接待一位叔叔德·格莱芒维尔侯爵。他因为吃喝嫖赌,毁了家业,如今住在法莱士的最后一小块土地上。他总是在用午饭的时候到,身边还带着一条吓人的鬃毛狗。这畜生的爪子常常要把所有的家具弄脏。侯爵大人呢,尽管他竭力装出一副上等人的样子,甚至每次说到“先父”两字,总要脱下帽子,可是他恶习难改,一见到酒就自斟自饮,喝个没完,嘴里还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。末了,费莉西泰总是和颜悦色地把他推到门外,嘴里说着:“差不多了,德·格

莱芒维尔老爷！下回再喝吧！”说完，她顺手关上了大门。

她很乐意为当过诉讼代理人的布雷先生开门。可是，她一看到他的白领带、秃脑门、衬衫前襟上的花边、宽大的棕色礼服，还有他那弯起胳膊捏鼻烟的姿态（总之，他的整个模样），她就会感到心慌意乱，就像我们见到大人物时一样。

他替夫人管理产业，所以经常一连好几小时和她待在“老爷”的书房里。他总是担心受牵连，对官府毕恭毕敬。他自称懂拉丁文。

为了用一种有趣的方法教育孩子，他送给他们一套地理知识图片。那些图片上印着世界各地的风光，有头插羽毛的吃人生番，有抢走一位姑娘的一只猴子，有沙漠里的贝都印人^①，还有一条中了鱼叉的鲸鱼，等等。

保尔把这些图片讲解给费莉西泰听，这也就是她学到的全部文化知识。

孩子们是在基约那里受的教育。他是一个在区公所当差的可怜虫，出名地写得一手好字，喜欢在靴子上磨他的小刀。

遇到晴朗的好天气，全家人大清早就去杰福斯的田庄。

田庄在一个斜坡上，房舍造在院子中央。远处，大海像一个灰色的斑点。

费莉西泰从篮子里取出冷肉片，一家人就在紧靠炼奶棚的一套房间里吃午饭。这里原来是一座别墅，如今就剩下这么几间了。墙上的糊壁纸已经破烂不堪，穿堂风一过，就瑟瑟地抖动起来。欧班夫人触景生情，难过得低下头来；这样，孩子们也不敢吱声了。她于是说：“去玩吧！”孩子们拔腿就溜了。

保尔爬进仓房里捉小鸟，往池塘里打水漂，或者拿木棒敲大桶，敲得像鼓一样咚咚直响。

维尔吉妮喜欢喂兔，或奔来奔去采摘矢车菊，她跑得飞快，露出了

① 贝都印人，生活在北非和中东的沙漠中的游牧民族。

绣花的衬裤。

秋天的一个黄昏，他们穿越一个牧场，准备回家。

上弦月照亮了天边一角，夜雾像一片轻纱，飘浮在杜克河弯弯曲曲的河面上。几头牛躺在草地中央，静静地看着这四个人走过。到了第三块草地里，有几头牛站了起来，在他们前面围成一圈。费莉西泰说：“别害怕！”她哼起一种悲歌似的曲调，轻轻抚摩着身边那条牛的背脊；它转过身去，其他几头也跟着它转了过去。可是，就在他们穿越下一块草地的时候，平地响起一声惊人的牛哞，一头公牛从雾里钻出，朝着两位妇女走来。欧班夫人想跑。“别跑！别跑！走慢一点儿！”不过他们还是加快了步子。他们听到低沉的鼻息声在背后越来越近。牛蹄像铁锤敲打着草地，它已经奔过来了！费莉西泰回身抓起两把土块，朝它的眼睛里扔去。那畜生低下了头，摇晃着犄角，浑身颤抖，连声狂哞。这时，欧班夫人已经领着两个孩子跑到了牧场的尽头。她又急又怕，不知怎样越过那道围子。费莉西泰面对着公牛，不停地朝牛眼里扔土块，使它睁不开眼睛。她边扔边退，嘴里喊着：“快跑！快跑！”

夫人下到沟底，一会儿推保尔，一会儿拽维尔吉妮，她爬上去又摔下来，最后鼓足勇气，总算爬到坡上。

这时，公牛已把费莉西泰逼到一道栅栏跟前，它喷出的口沫溅了她一脸。再迟一秒钟，牛角就会顶穿她的肚皮。幸好，她及时地从两根木桩中间钻了出去。那庞然大物吃了一惊，站住了。

好几年里，这件事成了主教桥居民的谈话资料。费莉西泰可并不因此感到骄傲，她甚至根本没拿它当一回事。

近来，维尔吉妮占去了她的全部精力，因为女孩子自从受了那场惊吓，神经受到了刺激。她的医生布巴建议，带她到土镇洗洗海水浴。

那时候，到土镇洗海水浴的人不太多。欧班夫人四处打听情况，还请教了布雷，像出远门似的准备起来。

动身的前一天，行李就由里埃巴用小车送走了，第二天，他牵来两

匹马,其中一匹套着女用的配有天鹅绒靠背的马鞍;另一匹的胯背上,放着一个斗篷卷成的坐垫。夫人上了马,走在里埃巴后面;费莉西泰负责照料维尔吉妮;保尔骑的是勒夏杜瓦先生的驴子。借驴子有个条件,那就是要保证小心照料它。

这条路难走极了。他们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完这八公里。马踩在泥地里,一直陷到踝骨,要猛摇几下屁股,才能把脚拔出来;有时候,马被车辙绊住了腿,有时候非得跳着走。里埃巴的母马还常常突然止步不前,他总要耐心地等它;这时,他就讲起路旁地主们的事,其中还穿插几句他对道德问题的感想。就这样,在经过杜克镇里早金莲围绕的一排窗户时,他耸了耸肩膀说:“就说这儿的一位勒胡赛太太吧,她不挑年轻的男人,反倒……”费莉西泰没听清下面的话,因为马正在小跑,驴子在奔;他们进了一条小路,路旁的一扇栅栏门打开了,出来两个孩子,大家就在离门槛不远的粪池前下了马。

里埃巴的老伴一见到女东家,显出欢天喜地的样子。她开出午饭款待她。饭桌上摆着牛里脊、大肠、灌肠、烩鸡块,还有起沫的苹果酒、蜜饯馅饼和酒醉李子。她满嘴的客套话,说夫人的身体显得更加健康啦,小姐出落得越发“俊俏”啦,保尔少爷也特别“结实”啦,还不忘提一提他们早已过世的祖父母,因为里埃巴家为当主人当了几代的差,老一辈的主人他们全认识。这田庄也和居住的人一样,像是传了好几代了。房顶上,椽子已经蛀了。墙壁也被炊烟熏黑。玻璃窗灰乎乎的,蒙着尘土。一只橡木餐具架上,摆满了坛坛罐罐和各种器皿:水壶、锡盘,捕狼的夹子、剪羊毛的大剪子,还有一个挺大的灌肠器,孩子们一看到它都乐了。三个院子里,苹果树的根部长满了蘑菇,有的在枝丫间长着一簇簇榭寄生。好几棵树被大风刮倒,可是又在半腰里抽枝发芽;每棵树上都果实累累,把树枝也压弯了。茅草铺的房顶像覆盖着棕色的天鹅绒,虽然有点厚薄不匀,倒也经得起最猛烈的狂风吹刮。可是,车棚眼看就要倒塌了。欧班夫人说,她会放在心上的。接着,她吩咐重新套好牲口。

又走了半小时，他们才到达土镇。一行人下了驴马，准备徒步绕过“艾高尔”悬崖，这悬崖高高地突出在一群船只的上空。两分钟以后，他们到了码头，随即走进大卫婶子的“金羊”客店的院子。

更换空气，洗洗海水浴，果然见效。维尔吉妮从头几天起，就觉得不那么虚弱了。她没有游泳衣，就穿着衬衫下水；女用人在海关上一间供浴客使用的小屋里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。

每天下午，他们骑驴翻过黑石崖，到海格镇那边游玩。一条羊肠小道向高处伸展，道旁的地形错落有致，犹如公园里的大草坪；高地上，一片片牧场隔着一块块农田。路边的荆棘丛里，长着一簇簇冬青；几株干枯的大树伸出枝杈，疏疏落落，在蔚蓝色的天空里画出一些之字形的曲线。

他们几乎总是在同一块草地上休息。这地方面向大海，左边是豆镇，右边是勒阿弗尔。太阳把大海照得银光闪闪，海面像镜子一样平滑，风平浪静得几乎听不到一点儿水声。几只麻雀躲在一旁不停地啾啾。上面覆盖着万里苍穹。欧班夫人坐着做针线活；维尔吉妮在她身旁编灯芯草玩；费莉西泰忙着采摘薰衣草的花朵；保尔觉得没劲，老想跑开。

有时候，他们乘船穿过杜克河去捡贝壳；退潮时，海滩上留下一些海胆、石决明和水母；两个孩子奔来奔去追逐被风吹来的海水泡沫。阵阵碧波，缓缓地推向沿岸的沙滩，碎落在沙地上。海滩伸向远方，一望无际，只是在陆地一边，几道沙丘把它和跑马场似的马雷大草场分隔开来。他们从那里往回走。海岸斜坡尽头的土镇，随着他们的步子逐渐扩大；那参差不齐的房舍，仿佛大大小小的花朵，欢快地开成一片。

有时天气太热，他们就待在屋里。耀眼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，射进一道道光带。村子里静悄悄的，坡下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。这一片静谧使这里的生活越发显得恬静。远处，传来了修船工人敲打船底的叮咚声，沉甸甸的海风送来了柏油的气味。